

浅谈长江流域的水味文化

◎ 郑子运

【摘要】 唐代陆羽、刘伯刍等人根据水味的不同，确定各地水的品级，而这些水绝大多数分布在长江流域。苏轼甚至根据长江的水味解决《尚书》中的问题。陆羽茶圣的地位，使这些山水、江河水已经脱离了纯粹的水味问题，而上升为一种文化。茶水文化在士大夫阶层趋向雅化。至当代，发扬长江流域的水文化，应当走生活化、大俗大雅的道路。

【关键词】 长江流域；水味；陆羽；文化

【中图分类号】 G122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008-0139 (2015) 10-0098-6

长江贵为中国江河之冠，水量、水质均位居第一，水量、水质且不说，长江之美，古来布在人口。谢朓诗云：“澄江静如练”，李白诗云：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。”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将月夜的长江之美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。不仅如此，长江容纳众多支流，兼南北水性，哺育无数中华儿女。古人曾经以水味品水，而这些入品位的水也集中在长江流域。

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中有一篇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，“三难”中的第二难就讲到长江三峡的水味，由于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的盛行，这大概是世人最熟悉的关于水味的故事。相关的部分是这样的：

东坡告辞，荆公送下滴水檐前，携东坡手道：“老夫幼年灯窗十载，染成一症，老年举发，太医院看是痰火之症，虽然服药，难以除根，必得阳羨茶，方可治。有荆溪进贡阳羨茶，圣上就赐与老

夫。老夫问太医院官如何烹服，太医院官说须用瞿塘中峡水。瞿塘在蜀，老夫几欲差人往取，未得其便，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。子瞻桑梓之邦，倘尊眷往来之便，将瞿塘中峡水，携一瓮寄与老夫，则老夫衰老之年，皆子瞻所延也。”东坡领命……荆公命堂候官两员，将水瓮抬进书房，荆公亲以衣袖拂拭。纸封打开，命童儿茶灶中煨火，用银铫汲水煮之。先取白定碗一只，投阳羨茶一撮于内，候汤如蟹眼，急取起倾入，其茶色半晌方见。荆公问：“此水何处取来？”东坡道：“巫峡。”荆公道：“是中峡了。”东坡道：“正是。”荆公笑道：“又来欺老夫了！此乃下峡之水，如何假名中峡？”东坡大惊，述土人之言“三峡相连，一般样水”，“晚学生误听了，实是取下峡之水。老太师何以辨之？”荆公道：“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，须是细心察理。老夫若非亲到黄州，看过菊花，怎么诗中敢乱道黄花落瓣？这瞿塘水性，出于《水经补注》：上峡水性太急，下峡太缓，惟中峡缓急相半。太医

【作者简介】 郑子运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副研究员，贵州 贵阳 550002。

院官乃明医，知老夫乃中脘变症，故用中峡水引经。此水煮阳羡茶，上峡味浓，下峡味淡，中峡浓淡之间。今见茶色半晌方见，故知是下峡。”东坡离席谢罪。^①

历史上并没有苏轼以下峡水欺骗王安石之事。一方面，这个故事敷衍了苏轼的一段文字，他在《书卓锡泉》中说：“予顷自汴入淮，泛江泝峡归蜀。饮江淮水盖弥年，既至，觉井水腥涩，百余日然后安之。以此知江水之甘于井也审矣。今来岭外，自扬子江始饮江水，及至南康，江益清驶，水益甘，则又知南江贤于北江也。近度岭入清远峡，水色如碧玉，味益胜。今游罗浮，酌泰禅师锡杖泉，则清远峡水又在其下矣。”^②另一方面，这个故事又是根据唐代李德裕的轶事改编的。祝穆《古今事文类聚》续集“辨煎茶水”条云：“赞皇公李德裕居廊庙日，有亲知奉使于京口。李曰：‘还日，金山下扬子江南零水与取一壶来。’其人举棹日，醉而忘之，泛舟至石城下，方忆。乃汲一瓶于江中，归京献之。李公饮后，叹讶非常，曰：‘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！此水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。’其人谢过不隐。”^③在唐代，生活年代早于李德裕的陆羽更善于辨别水味。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云：“代宗朝，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，逢陆处士鸿渐。李素熟陆名，有倾盖之欢。因之赴郡，至扬子驿。将食，李曰：‘陆君善于茶，盖天下闻名矣，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。今日二妙千载一遇，何旷之乎！’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，深诣南零，陆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，陆以杓扬其水曰：‘江则江矣，非南零者，似临岸之水。’使曰：‘某棹舟深入，见者累百，敢虚给乎？’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至半，陆遽止之，又以杓扬之曰：‘自此南零者矣！’使蹶然大骇，驰下曰：‘某自南零赍至岸，舟荡覆半，懼其黜，挹岸水增之。处士之鉴，神鉴也！其敢隐焉！’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。”^④欧阳修不相信这个故事，他在《大明水记》中说：“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？其述羽辨南零岸时，怪诞甚妄也。”^⑤不过，苏轼相信这个故事，并且从中受到启发，从而辩论《尚书》中“三江既入”的问题。他在《书传》

中说：“三江为一，过秣陵、京口以入于海，不复三矣。然《禹贡》犹有三江之名，曰‘北’曰‘中’者，以味别也。盖此三水，性不相入，江虽合而水则异，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说。古今称唐陆羽知水味，三泠相杂而不能欺。不可诬也。”^⑥“三江既入”问题自古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而苏轼提供了一个新奇的想法，不过，支持苏轼的只有林之奇等寥寥几人。关键在于，他依据于水味的不同，但这不是他自己体验到了不同的水味，而是根据前人的记载，何况他所引用的记载也没有明确说镇江附近的长江有三种水味。

既然水味不同，就可以分出高下品级。陆羽《茶经》之《五茶之煮》云：“其水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其山水，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，其瀑涌湍漱勿食之，久食令人有颈疾。又多别流于山谷者，澄浸不泄。自火天至霜郊以前，或潜龙蓄毒于其间，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，使新泉涓涓然，酌之。其江水取去人远者，井水取汲多者。”^⑦所言言简意赅。数十年后，张又新著《煎茶水记》，其中分别记载了刘伯刍和陆羽对各地水的等级排序。刘伯刍的排序是：扬子江南零水第一，无锡惠山寺石水第二，苏州虎丘寺石水第三，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，扬州大明寺水第五，吴松江水第六，淮水最下第七。陆羽的排序是：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，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，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，泄水独清冷，状如龟形，俗云蝦蟆口水，第四。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，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，扬子江南零水第七，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，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，庐州龙池山顾水第十，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，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，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，归州王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，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，吴松江水第十六，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，郴州圆泉水第十八，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，雪水第二十。这些水大部分都在长江流域。后两种水品之说观点最一致的是都将无锡惠山寺石泉水排在第二。惠山泉水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，这从李德裕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来。曾慥

《类说》引丁用晦《芝田录》“惠山泉水递”条云：“李太尉性简俭，在中书，不饮京城水，悉用惠山泉，时有水递之号。有僧曰：‘水递有损盛德。’公曰：‘未俗安有不嗜不欲者？某不求货殖，不迹声色，若止以水诛，其聚敛广蓄声乐如何？’僧曰：‘京師昊天观后一眼泉，惠山水脉相通。’因取水秤量，与惠山等，遂罢水递。”^[8]惠山泉的盛名一直延续到后世，以致二百里外的士大夫们公约购买惠山泉水。陶珽《说郛续》载李日华《运泉约》云：“吾辈竹雪神期，松风齿颊，暂随饮啄人间，终拟逍遥物外。名山未即，尘海何辞？然而搜奇炼句，液沥易枯。涤滞洗蒙，茗泉不废。月团三百，喜折鱼鳞。槐火一篝，惊翻蟹眼。陆季疵之著述，既奉典刑；张又新之编摩，能无鼓吹？昔卫公宦达中书，颇烦水递；杜老潜居夔峡，险叫湿云。今者环处惠麓，逾二百里；而遥问渡松陵，不三四日。而致登新捐旧，转手妙若辘轳；取便费廉，用力省於桔槔。凡吾清士咸赴嘉盟，运惠水，每坛偿舟力费银三分，水坛坛价及坛盖自备，不计。水至，走报各友，令人自抬。每月上旬敛银，中旬运水，月运一次，以致清新。愿者书号于左，以便登册，并开坛数，如数付银。”^[9]至近世，一曲《二泉映月》，更使惠山泉声名远扬。

欧阳修质疑张又新记载陆羽所列水次第的可信度，他在《浮槎山水记》中说：“浮槎山在慎县南三十五里，或曰：‘浮巢二山，其事出于浮图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。’其上有泉，自前世论水者，皆弗道。余尝读《茶经》，爱陆羽善言水。后得张又新《水记》，载刘伯刍、李季卿所列水次第，以为得之于羽，然以《茶经》考之，皆不合。又新妄狂险譎之士，其言难信，颇疑非羽之说。及得浮槎山水，然后益知羽为知水者。浮槎与龙池山，皆在庐州界中，较其味，不及浮槎远甚；而又新所记，以龙池为第十，浮槎之水弃而不录，以此知其所失多矣。羽则不然，其论曰：‘山水上，江次之，井为下。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’其言虽简，而于论水尽矣。”^[10]四库馆臣为《煎茶水记》所作提要云：“修所记，极诋又新之妄，谓与陆羽

所说皆不合。今以《茶经》校之，信然。又《唐書》羽本传称李季卿宣慰江南，有荐羽者。召之，羽野服挈具而入，季卿不为礼，羽愧之，更著《毁茶论》，则羽与季卿大相龃齬，又安有口授《水经》之理？殆以羽号善茶，当代所重，故又新托名与？”^[11]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所言，只是就大体言之；在《煎茶水记》中，所谓陆羽品评，属于具体比较。二十品中，前两名都是山水，后两名都是江河之水，中间山水与江河之水混杂，而以山水为主，所以张又新所记并非与陆羽《茶经》完全不合。至于四库馆臣引《新唐书》陆羽本传，称陆羽与李季卿大相龃齬一事，亦可疑。因为《新唐书》所记该事，陆羽自传中没有，而是本于唐代封演的《封氏见闻录》，而温庭筠《采茶录》（《说郛》卷九十三下）从《煎茶水记》中摘取了陆羽辨南零水一事，可见温庭筠认可陆羽与李季卿相得。《新唐书》舍此取彼，难成定论。不但苏轼相信陆羽在李季卿面前辨南冷水事（见上文），陆游对张又新所记载的《水品》也有所取，他在《入蜀记》卷四中说：“史志道饷谷帘水数器，真绝品也，甘腴清冷，具备众美。前辈或斥《水品》以为不可信。《水品》固不必尽当，然谷帘卓然，非惠山所及，则亦不可诬也。”^[12]陆羽在李季卿面前辨别南冷水一事大体应当是可信的，尽管张又新的记载在细节上夸张失真。无论如何，至少唐人有水二十品之说。

水七品、二十品之说在后世引起争议，除欧阳修、四库馆臣外，还有明代高濂等人。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云：“扬子，固江也，其南冷则夹石停渊，特入首品。余尝试之，诚与山东无异。若吴淞江，则水之最下者也，亦复入品，甚不可解。”^[13]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云：“余尝酌中冷，劣于惠山，殊不可解。后考之，乃知陆羽原以庐山谷帘泉为第一。山疏云：‘陆羽《茶经》言瀑泄湍激者勿食。今此水瀑泄湍激无如矣，乃以为第一，何也？又云液泉在谷帘侧，山多云母，泉其液也，洪纤如指，清冽甘寒，远出谷帘之上，乃不得第一，又何也？又碧琳池東西两泉皆极甘香，其味不减惠山，而东泉尤

冽。’”^[14]因为在水二十品之中,位于北方的很少,更容易引起北方人的非议。清代王士禛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卷三“山东泉水”条云:“唐刘伯刍品水,以中泠为第一,惠山、虎丘次之。陆羽则以康王谷为第一,而次以谷帘、惠山。古今耳食者遂以为不易之论。其实二子所见不过江南数百里内之水,远如峡中蝦蟆碚,才一见耳,不知大江以北,如吾郡发地皆泉,其著名者七十有二,以之烹茶,皆不在惠泉之下。宋李文叔格非,郡人也,尝作《济南水记》与《洛阳名园记》并传,惜《水记》不存,无以正二子之陋耳。谢在杭品平生所见之水,首济南趵突泉,次以益都孝妇泉、青州范公泉,而尚未见章丘之百脉泉。右皆吾郡之水,二子何尝梦见。余尝题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云:‘翻怜陆鸿渐,跬步限江东。’正此意也。”^[15]以上诸说,看似有理,但未必可从。因为正如饮酒,不善于饮酒者,往往会认为红酒比白酒好喝;即使常喝白酒的,能成为品酒师的也是寥寥无几。人人都知味,但最知味的,古今共推易牙,能肩随易牙的,指不多屈,陆羽应是其中的一个,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云:“陆羽别天下水味,各立名品,有石刻行于世。《列子》云:‘孔子曰:‘淄渑之合,易牙能辨之。’易牙,齐威公大夫。淄、渑二水,易牙知其味,威公不信,数试皆验。陆羽岂得其遗意乎?”^[16]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、高濂、陈继儒、谢肇淛、王士禛等人,只是普通的饮者,并非品味专家,他们多以甘冷定高下,但实际上,水甘未必就是好水,如明代刘球《南岐瘿者说》云:“南岐在秦蜀山谷中,其水甘而不良,凡饮之者,辄病瘿,故其地之民无分大姓小家、子男妇女、老人后生,无一人无瘿者。”^[17]唐代有味外之味、味在咸酸之外之说,而欧阳修等人说水味,于味外之味之旨,并非精审。水二十品并非全以甘冷为标准,如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排在第十三位,注云“水苦”;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云:“至严子濂,溪色至清,水味甚冷。家人辈用陈黑坏茶泼之,皆至芳香;又以煎佳茶,不可名其鲜馥也,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。”^[18]以为严陵滩水当排在第一,但在水二十品中,扬子江南零水排在第七

位,桐庐严陵滩水只排在第十九位。可见水二十品之排列,还依据味外之味等标准。古人认为水有水德,包括清、冷、香、柔、甘、净、不噎、蠲痼等,综合起来,庶几可以参味外之味之旨。后人没有易牙、陆羽那样的天生异禀,轻易嗤点,终是难以让陆羽等信服。至于济南,号为泉城,数十眼泉,无一入选,应当是陆羽足迹未至山东之故;今世长江上游川黔一带盛产白酒,如茅台、五粮液、泸州老窖等,说明这一带水的品质无疑极佳,但也没有入选二十品,也可能是陆羽等未到此地之故。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些水的地位。正如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,泰山的高度不足以小天下,但孔子是圣人,于是泰山在众山之中就取得了文化上的至高地位;陆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,甚至被茶商遵为茶神;到后世,又被遵为茶圣。所以,经过他品评的水,已经脱离了纯粹的水味问题,而上升为一种文化,一代代积淀下来,为世人津津乐道。名水溯名茶,抱高雅之趣;凭吊古迹,发思古幽情。上述诸人,没有陆羽那样在茶水文化中的地位,如欧阳修,尽管为浮槎水鸣不平,认为好于龙池水,但后世很少有人认同,龙池水的名声依然压倒浮槎水,因为陆羽的品评已经为世人所认同,深入人心,尽管品评未必十分公允,但是已经作为传统传承下去了。附庸风雅,虽非褒义,然而自是世上常情,如谷帘水、惠山水在古代都是亲友馈赠佳品,为世人所重。周辉《清波杂志》卷四“拆洗惠山泉”条云:“辉家惠山,泉石皆为几案物。亲旧东来,数闻松竹平安信,且时致陆子泉,茗碗殊不落莫。然顷岁亦可致于汴都,但未免瓶盎气,用细沙淋过,则如新汲时,号‘拆洗惠山泉’。天台山竹沥水,断竹稍,屈而取之盈甕。若杂以他水,则亟败。”^[19]特别是数百年以至千年以来,环境改变剧烈,污染加重,长江水等已经不能直接饮用,剩下的几处名水如谷帘水、惠山泉水愈加显得珍贵,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愈加令人向往,成为游览胜地,犹如突破了时空限制,古人与今人共饮相同的水;而这少数遗存的保护如旧的名水,在心理上、精神上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,诚如宋代叶清臣所言:“信乎物类之得

宜，臭味之所感，幽人之佳，尚前贤之精鉴，不可及已。噫！紫华绿英，均一草也；清澜素波，均一水也，皆忘情于庶彙，或求伸于知己。不然者，藂薄之莽，沟渎之流，亦奚以异哉？遊鹿故宫，依莲盛府；一命受职，再期服劳，而虚丘之鬻沸，松江之清泚，复在封豕，居然挹注。”^[20]

品鉴水味也是古人格物一端。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云：“岂知天下之理未可言至。古人研精，固有未尽，强学君子孜孜不懈，岂止思齐而已哉！”^[21]清代张源的体验正好可以印证张又新的观点。他在《茶录》中说：“山顶泉清而轻，山下泉清而重，石中泉清而甘，砂中泉清而冽，土中泉清而厚。流动者良于安静，负阴者胜于向阳，山削者泉寡，山秀者有神。真源无味，真水无香。流于黄石为佳泄，出青石无用。”^[22]比起陆羽，确实后出转精。为了印证水二十品之说，叶清臣还曾经亲自考察，“会西走巴峡，经蝦蟆口；北憩芜城，汲蜀岗井；东游故都，绝扬子江；留丹阳，酌观音泉；过无锡，斟慧山水。粉枪末旗，苏兰薪桂，且汲且缶，以饮以啜，莫不沦气涤虑，蠲病折醒，祛鄙悵之生心，招神明而还观。”^[23]叶清臣、张源都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这些水可以“蠲病折醒”、“流于黄石为佳泄，出青石无用”，其实那是因为水中含有不同的矿物质所致。古人并非不知道矿物质有作用，如《无锡县志》云：“宋聂原载云：‘云山泉悉甘，而斯泉胜诸泉者，以其感锡之气也。’惠山之东，曰锡山，实一支耳。是泉巇缶挈致远方，必以山中石子置罍内，虽历数年，水味不败，此尤佳也。”^[24]（卷三下）不过他的说法并不准确，因为经过化验得知，惠山泉水主要含钙、镁等矿物质，并不含有锡。

饮茶风俗，从唐代开始风行，并逐渐在士大夫之间风雅化，伴随茶水文化而来的风雅程度，超越了饮酒文化。山林之游，坐听山泉汨汨，流水泠泠，如奏丝竹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发现好水，即便不能水因人而重，但可以人因水而重。叶清臣《述煮茶泉品》云：“夫渭黍汾麻，泉源之异禀；江橘淮枳，土地之或迁，诚物类之有宜，亦臭味之相感也。若乃擷华掇秀，多识草木之名；激浊扬清，能

辨淄澠之品，斯固好事之嘉尚，博识之精鉴。自非啸傲尘表，逍遥林下，乐追王濛之约，不败陆纳之风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”^[25]认为高雅之士才能“激浊扬清，能辨淄澠之品”，难怪他佩服不肯做官的陆羽。这是因人而水重，与叶清臣同时代的李端愿属于因水而人重的例子，欧阳修《浮槎山水记》云：“浮槎之水，发自李侯。嘉祐二年，李侯以镇东军留后出守庐州，因游金陵，登蒋山，饮其水。既又登浮槎，至其山，上有石池涓涓可爱，盖羽所谓乳泉漫流者也。饮之而甘，乃考图记，问于故老，得其事迹，因以其水遗余于京师。予报之曰：‘李侯可谓贤矣！夫尽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，富贵者之乐也。至于荫长松，藉丰草，听山溜之潺湲，饮石泉之滴沥，此山林者之乐也。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，不动其心。或有欲于心，顾力不可得而止者，乃能退而获乐于斯。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，而其不可兼者，惟山林之乐尔。惟富贵者不得兼，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。其不能两得，亦其理与势之然欤？今李侯生长富贵，厌于耳目，又知山林之为乐。至于攀缘上下，幽隐穷绝，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。其兼取于物者可谓多矣！李侯折节好学，喜交贤士，敏于为政，所至有能名。凡物不能自见而待人以彰者有矣！其物未必可贵而因人以重者有矣！故予为志其事，俾世知斯泉发自李侯始也。’”^[26]叶清臣、欧阳修都指出名水待人而发，前者认为高雅之士能精鉴好水，后者认为好水能使人高雅脱俗。明代徐渭《煎茶七类》云：“茶煮非漫浪，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，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於胸次间者。品泉以井水为下，井取汲多者，汲多则水活。”^[27]这就进一步把茶水高雅化了。人品与水品相得，成为很多文人雅士的追求。

斗转星移，至现代社会，饮茶之风更加盛行。不过，大多数人为了益寿延年，而不是品鉴；遗憾的是，水文化有所衰落，有些古代的名水如丹阳县观音寺水，被孤零零地锁闭一隅，周围长满荒草。南昌（洪州）西山瀑布水也已不可直接饮用。发扬长江流域的名水文化很有必要，但发扬方式并不

绿杨春茶，欣赏着古色古香的楼台亭阁、花草树木，聆听着市井人语、风声水声，也能体会大俗大雅之趣。排名第十八的湖南郴州圆泉，经过保护、开发，成为优质的矿泉水。长江流域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茶水资源，深入挖掘，努力创新，中国的茶水文化，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茶水文化，必将在世界上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。

- ① 冯梦龙. 警世通言 [M]. 中华书局, 2010. 29-34.
- ② 苏轼. 苏轼文集 [M]. 中华书局, 1986. 2268.
- ③ 祝穆. 古今事文类聚 [M].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④ ⑭ ⑰ 张又新. 煎茶水记 [M]. 《左氏百川学海》本.
- ⑤ ⑩ ⑳ 欧阳修. 欧阳修全集 [M]. 中华书局, 2001. 945, 583, 583-584.
- ⑥ 苏轼. 东坡书传:卷五 [M].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⑦ 陆羽. 茶经:卷下 [M]. 《左氏百川学海》本.
- ⑧ 曾慥. 类说:卷十一 [M]. 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本.
- ⑨ 陶珽. 说郛续:卷二十九 [M]. 宛委山堂本.
- ⑪ 纪昀等. 四库全书总目 [M].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⑫ 陆游. 入蜀记 [M]. 武汉人民出版社, 2005. 132.
- ⑬ 高濂. 遵生八笺 [M]. 黄山书社, 2010. 659.
- ⑭ 陈继儒. 太平清话:卷二 [M]. 丛书集成初编本.
- ⑮ 王士禛. 古夫于亭杂录 [M]. 中华书局, 1988. 70-71.
- ⑯ 赵彦卫. 云麓漫抄 [M]. 中华书局, 1994. 166-167.
- ⑰ 黄宗羲. 明文海 [M]. 中华书局, 1987. 1005.
- ⑱ 周辉. 清波杂志 [M]. 中华书局, 1994. 156.
- ㉑ ㉓ ㉕ 叶清臣. 述煮茶泉品 [M].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㉒ ㉔ 朱自振, 沈冬梅.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 [M].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0. 245, 231.
- ㉖ 徐永言. 康熙无锡县志 [M].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
中華文化論壇
Zhong Hua Wen Hua Lun Tan